

[长篇小说]

红尘/著



剑指黄龙

破解千年谜团，王朝兴衰，真的关乎龙脉？
《斩龙脉》大结局，看终极风水术如何成就一段历史的传说！

斩龙脉



YZLI0890138645

江苏人民出版社

④ 剑指黄龙

斩龙脉

红尘/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斩龙脉.4 / 红尘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14-07614-4

I. ①斩…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8330号

书 名	斩龙脉.4
著 者	红 尘
责任编辑	曹富林
特约编辑	但纯清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75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614-4
定 价	3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001 【一】· 洪门右相

杰克没想到白须白发的右轩先生竟有这样强的攻击力，他深知这时如果去劝架只会火上浇油。

023 【二】· 小团圆

杰克对阿浔伸出手，试探着叫她的名字“阿浔”。安龙儿握起阿浔的右手，一起伸向杰克的手说：“叫杰克爸爸……”

041 【三】· 风水大战

两人透过黑雾向斩龙台上看去，身上有多处伤口的安龙儿正和安清源翻飞缠斗，可是在安龙儿身体四周却火花飞溅，叮当声响个不停，仿佛几个人在同时对他围攻。

061 【四】· 女军攻城

众女子扯下身上的各色便装，在头上包上红头巾，一队英姿飒爽的女兵就这样突然出现在韶州城中。

079 【五】· 巾帼英雄

洪宣娇向山下大叫：“山下的清狗，山上全是女人你们都打不过，废柴！”那个“柴”字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101 【六】· 父女决裂

绿娇娇看着父亲的刀砍向自己的头，她的心完全冷了下来。

124 【七】·胜利会师

夹道欢迎的男军都翘首引颈，看着女军队伍，寻找着自己的妻子女儿。一旦找到，都极力挥手，小跑着追上来跟着队伍说话，又笑又哭，一派亲和气象。

142 【八】·南京的秘密

诸葛亮明知南京风水有缺陷，却故意劝孙权把国都迁到这里，盘算着打完魏国后灭吴也就容易了。

161 【九】·太平梦碎

洪秀全以为自己是皇帝，杨秀清也以为自己是皇帝。绿娇娇终于明白，《推背图》上所说“太平时，王杀王”的意思不是天王杀咸丰皇帝，而是天王和东王互杀。

171 【十】·救上海

“我看上海守不住，破城在即”安龙儿的话不留余地。金立德呵呵笑着说：“明知不可为也要为啊。”

194 【十一】·兽王神驱咒

风暴发生时喜欢潜在海底、平时不会攻击船只的杀人鲸，完全有可能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操纵。

215 【十二】·海上炮战

安清源点燃船头的炮引，火花在黑暗中犹如烟花绽放。安龙儿手执无明刀，沿着船舷像箭一般扑向炮口。

240 【十三】·大清皇陵

在陵墓的对面，众多崇山峻岭回望，这些高大的龙脉在回头之后又低头脱换成小山冈，如同众龙臣服低首。

258 【十四】·《龙诀》真义

安龙儿或急或缓地舞动着天师秘诀，双脚灵快地踏着罡步，双手不断扣结出绿娇娇从来没有见过的手印。

281 附录



洪门右相

杰克一回到广州，就把自己的长头发剪短，长胡子全部剃干净。广州对他来说是人生中的爱情圣地，尽管今天他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心情坐在四季西餐厅，可是他觉得至少自己应该整洁，一如当年在这里第一眼看到绿娇娇。

他一直在喝龙舌兰酒，这是一种很烈性的墨西哥白酒，这种酒会让他想起多年前在他马车里的绿衣少女，她喝这种酒被呛得咳出眼泪，可是还在大叫痛快，想起那时的她，杰克就会泛起微笑。

伍日发洋行的少爷伍俊生坐在他对面，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生意经，甚至还讲起他们洋行的风水。杰克敞开衣领口，右手握着酒杯搭在另一张空椅子上，像抱着一个透明的姑娘，脑袋绝望地向后翻，嘴巴张大，眼睛看着天花板。他心里嘀咕：这个留小胡子的小白脸，居然还学人讲风水，讲风水谁讲得过自己的宝贝太太绿娇娇？

杰克的老拍档大约翰饶有兴趣地看着伍俊生说话，他挪动了一下超重的身体，带着一贯狡黠的微笑，小眼睛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透过桌面上的蜡烛看伍俊生喝酒后发红的脸。大约翰也不时看看杰克，他看到杰克保持这个不礼貌的姿态很久了，杰克这样子就像一只跟主人下馆子吃饱了牛

排的大狗。

大约翰伸长手，用自己的酒杯碰一下杰克手里的杯子，用浓重的德州口音没头没尾地说：“Drink less but better……”

杰克嘴巴向着天空一开一合，像一条金鱼吐气泡一样懒懒说道：“知道了，少喝酒，喝好酒……”

“杰克看起来心情很不好。”伍俊生总算也关心了一下杰克。他和怀特公司是老关系，可是近年怀特公司总是做化妆品生意，和他家伍日发洋行的出货渠道对不上口，杰克和大约翰只好跟他做了君子之交。近一年怀特公司还做起了军火走私，做正当生意的伍日发洋行就更沾不上边了。

大约翰很清楚杰克来广州的目的，他要找到安龙儿，因为他的女儿在安龙儿的手上，可是这种事不能到处对外人说。他看杰克没心情回答，于是顺口答道：“这位先生正在求上帝给我们点生意，我们不要打搅他祈祷。”

伍俊生呵呵一笑说：“你们都卖洋枪洋炮了，还想要什么生意？你们的船比我整栋洋行都要大。不过这一回要是我做成了，我也可以买一条大船和你们出海玩玩。”

杰克慢慢地抬起脑袋问道：“有什么生意？我们可以给你货……”

伍俊生苦笑着无奈地摇摇头，看着杰克说：“你完全没有听我说话，你们美国根本没有这种货。”

大约翰庞大的身躯向杰克靠了靠，摊一摊双手说：“伍要找一批摄影机运到北京，你知道，这是利润很高的货，而且北京的王爷们正在开始玩这东西。买了一台摄影机后就要买一整套晒相片的工具和药水，以至于要在家里建一个晒相片的暗房，这都是很长期的生意。”

伍俊生兴奋地接着说：“这是世界上最新的玩意儿，好玩又花钱，我肯定摄影机会从王爷们手里开始传遍中国，价格只会越来越高，我进多少货也不怕。”

“小心压货，你资金够不够啊？”杰克随口说着，神情仍是不关注。

伍俊生说道：“绝对不会压货，已经有皇府的人来问货，连订金都放下了，只可惜我没有足够的资金把整船货拿下来，要不然……”

杰克和大约翰不约而同地用眼睛盯着他，仿佛两只饿狼看到面前出现

一只小肥羊。伍俊生马上知道自己太兴奋说漏了嘴，他戛然止住话音，把手放到嘴旁，不停地顺着小胡子摸，杰克知道这动作代表有秘密要保守，他正在后悔自己说过的话。

杰克放松了眼神，用手抄了抄自己剪短的头发，转头看看餐厅门外，语气轻松地说：“我们可以合作把货全拿下，免得流到其他洋行……你还差多少钱？”

大约翰也带着善良的微笑说：“如果利润合适的话，我们可以按投入比例分成，也可以让你有保底的比例，只要你投入高于四成，我们就可以和你五五分账，如果你的投入超过五成，还可以另外再谈，保证让你赚得比我们多，你看怎么样？”

伍俊生不是不想得到这种合作关系，只是刚才那句说漏嘴的话说出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他家已经没什么钱了，而这一点被两个洋人一眼识破了。

广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是清朝向国际开放的唯一口岸，十三行是全国唯一合法通洋的商家，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地方，产生过世界第一首富。可是十年前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四个口岸，十三行的外贸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影响了以广东为起点向北延伸省份的相关产业，伍日发洋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整个华南地区迅速衰落。时至今日，伍老板已经去世，伍俊生总算不再胡混日子、站出来独挑大梁，但他经手多次不幸的交易后，洋行日渐变成一个空壳子。伍俊生不想放过重振威风的机会，可是刚才的话出了口，只要一报价，对方就会完全了解自己还有多少家底。

伍俊生矜持地笑着摇摇头说：“我只是短期周转有点手紧，其实我可以在英吉利银行和中国票号借到钱，你们不用担心。”

杰克举起酒杯慢慢转动着杯里的酒，眼睛也看着杯子里的烛光，轻描淡写地说：“可是你明天就要交易了，要是你能借到钱的话就不会现在还拿不下整批货，我想你现在的钱也是借的，你已经不能再借了，是吗？”

伍俊生虽然被杰克说中了心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嘴上不能放软，他连忙说道：“你这假洋鬼子可不要在这里乱说话，让旁边的人听到还以为我在求你们借钱呢。”

大约翰仍然保持善良的微笑，他坐直了身子小声说：“我们是老朋友，你可以向我们借钱，也可以和我们合作，我们都不会到处说，你知道，我们的嘴巴很严……”大约翰和杰克一样从一句话看透了伍俊生的现况，按平常来说，自己吃不下整批货的时候，借钱和合作都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现在伍俊生只借钱不合作，证明这次交易的利润非常大，可是到现在仍资金不足，又证明他的洋行已经欠债累累借无可借。这种时候只要可以和他合作，说不定就可以分到一块肥肉，而且一天之后就可以赚一大笔，这种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刚才杰克和上帝交流的时候，大约翰大概知道了伍俊生的兴奋。原来不久前来了一个风水先生，路过伍日发洋行时，看了看大门就说要见老板，伍俊生出来和他见面后，他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伍俊生每一年的生意情况，连父母妻儿也算得一清二楚，这些事对商家来说是极高的秘密，连洋行里的外姓人都不会知道，伍俊生看到这风水先生有这样的道行大为叹服，马上敬为上宾。

付了风水相金后，那风水先生又说刚才收贵了，可是因为是看到伍老板喜运当前，不敢收便宜，只要伍老板放胆做新生意和大生意，伍家可以在一个月内得到一批大财，一夜之间重振家业。伍俊生见神人说出这种好话，便请风水先生再算了一卦，看什么时候会有转机，风水先生说五天之内就会有大买卖上门，就看他有没有胆子去做，这次错过的话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几天后洋行里突然来了一个德国商人，说是有一批价值几十万两白银的摄影机刚刚入关，想找买家，伍俊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大机会。可是伍日发洋行一向做的是江浙出产的丝绸生意，对这种新洋货奢侈品从来没有销售途径，再说当时中国人认为摄影机是洋人残害中华的魔物，快门一动就会摄去人的魂魄，在民间声誉极差，除了个别思想开放的富豪子弟会玩这种东西，一般人看到摄影机就四散逃命。

在鸦片战争前，全国只有广州一口通商，伍家当然赚得盆满钵满。当鸦片战争爆发后，政府开放了临近丝绸产地的上海口岸，上海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尽了先机，粤商的生意则一天不如一天。正如风水先生所言，不做新生意的话，伍家洋行根本无路可走，这个机会如果不搏一把，大概过不了几年

伍俊生就要回乡下耕田了。

本来伍俊生惊奇于风水先生的道行之余，对这个生意并不太感兴趣，因为在中国做摄影机的风险几乎是百分之一百，这时来的机会也不知是不是一个杀人坑，一步踩错死无全尸。商人无宝不落的习惯却让他把德国商人留在家里接待了几天，同时发散全部下人到处问行情找买家。一来吃饭喝酒花不了几个钱，二来他不想这种新玩意儿这么快流到其他商家手里，三来就算是百分百的风险，也不排除真的像风水先生说的是翻身机会，万一从这批货开始全国流行的话，那么他就是全国第一家，相信风水先生的话，看多几天不会亏大本。

两天后，伍俊生收到的消息是很多南洋客商在找货，甚至有直接找伍日发洋行的南洋客商和王爷侍从询问有没有摄影机，机会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好像明天全国就会兴起玩摄影机的热潮，只要伍俊生出手接货，马上就可以转手出货，赚几倍利润，如果他有足够的钱把货压一下，可能价格还会上升。伍俊生这时的心情就好像在自己家床底发现了金矿，梦境一般的幸福铺天盖地涌上心头。于是他掏空家底，再东挪西借凑了十几万两白银，虽然这笔钱吃不下整批货，但是他想如果出货速度够快的话，一个月内资金回笼还可以独家接下整船摄影机。

杰克并没有打算在广州停留多久，他一到广州就找遍了安龙儿可能住的地方，可是一无所获，只是从街头和衙门前的旧通缉令中看到安龙儿的帅哥样子，得知安龙儿杀了小王爷，现在是全国通缉的重犯。杰克知道这个消息后反而觉得轻松很多，找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可是找一个到处躲藏的人总会有一条路，他已经想到找安龙儿的方法，可是面前的大生意却让他很愿意花多一天，和大约翰一起去看个结果，他把杯子放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对伍俊生说：“我的朋友，你被骗了。”

伍俊生笑了笑，并没有因为杰克说这话不开心：“杰克呀，我可是验过货了，那些摄影机真是精工细作的神奇玩意儿，应该是会玩上瘾的东西。我现在一次吃不下这批货，可是一个月内就可以把这批货全部散出去，我手上的订单已经有一百多台，光是明天一交割就可以散他半船货，等银子回头再接下另外半船货就是净赚，一卖出去就是纯利，放几个月等炒热了再出手就

变黄金了，哈哈……”

杰克扁扁嘴，微微耸耸肩说道：“你不觉得自己突然太幸运了吗？整个世界好像都在围着你转，但是你看到的可能都是假象。”

伍俊生竖起手指摆了几下说：“No, No, No, 货我验过，市道也查过，德国人由我安排了住处，这个如果是骗局的话也太大了，难道会整个十三行一起骗我吗？我知道了，杰克出去几年学坏了，看到我赚钱心里不舒服就想骗我是不是，难道都是跟你老婆学的？”

杰克突然间从桌上拿起酒杯泼到伍俊生身上，杯里没有多少酒，可是他的动作快捷而唐突，伍俊生和大约翰都吓了一跳，他们都意识到有人说错了话。伍俊生在多年前曾是绿娇娇的情人，因为杰克知道伍俊生早有妻室，所以经过伍俊生介绍认识绿娇娇后，硬把绿娇娇追到手做了老婆。他认为伍俊生曾经玩弄绿娇娇的感情，所以人人都可以说起绿娇娇，可是伍俊生不行。他眼神里透着凶光，用手指了一下正在忙乱地擦拭身上洒水的伍俊生，引得餐厅里的其他客人纷纷转头看向他们的桌子。

大约翰向四周敬礼道过歉然后按下两个人，他走到杰克身后拍拍他的肩在他耳朵边说：“这种事情你夫人可不会发脾气，明白吗？”然后他又抬头对伍俊生说，“要是骗你的话不用整个十三行，只要十三个人就够了，那已经是一场很大的戏，我想知道德国人只收现银吗？”

伍俊生有点惊魂未定地说：“对，现银交割，他们第一次来中国交易，不相信中国的庄票，只敢收英国银行的港纸现银。”

“你已经兑换好了吗？或许我们可以帮帮你。”

伍俊生看着大约翰点点头，大约翰又慈祥地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你不需要我们合作没问题，你会接受我们的关心吧！让我们和你一起去交割，你身上带着现银很危险，我们陪你去。”

“我也有保镖。”

“我们这有个牛仔神枪手，一个顶你十个保镖！”大约翰很爽脆地在杰克胸口上用力拍了两下，杰克来不及挡开，厚实的胸脯被拍得嘣嘣作响。大约翰知道杰克并不是没有耐心的人，刚才只是点到他最重视的事情上，只要杰克消一消气，就会知道和赚钱相比，这种事不值得一个商人发脾气。

杰克向伍俊生摊一摊手掌，然后向他伸出手：“Sorry, you know……”
杰克的话没有说完，提了提眉毛一脸歉意。

伍俊生看到他向自己先道歉，再不敢乱说什么，也伸出手和杰克握了一下，然后说：“欢迎明天和我一起去交割，可是先说好了，不能争我的生意。”

杰克很有绅士风度地点头说：“OK，我们是朋友嘛。”大约翰一脸笑意地看着伍俊生，搭在杰克肩上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

杰克和大约翰离开了四季餐厅并没有回洋行，而是直接带着酒到其他洋商朋友处打探是否有大批摄影机入关，有没有南洋客和王爷到处找货，结果是若有若无，有的人听说过，有的人喝了几杯酒一片茫然。

大约翰对这种市场反应并不担心，因为好生意总是比较秘密，他们都想从这桩生意中分一杯羹，但至少要在参与这场交易之后。伍俊生很明显想独吞这次交易，而杰克和大约翰则抱着机会在面前不妨看一看的态度，先去试探一下虚实。杰克知道，如果绿娇娇在这里的话，她一定不会放过一同前往。

第二天一早，杰克就和大约翰赶马车到了伍日发洋行门外，洋行还没有开门，天上下着冷雨，他们可不想在街上受冷，于是坐在马车里看着洋行门口的情况。两人坐了一会，杰克拍拍大约翰示意他看向伍日发洋行门口。大约翰拉开一点车窗帘看出去，看到两个年轻男人陪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老人，其中一个青年站在老人身后为他打着伞，可见这老人在三个人中地位最高。老人面相精干，嘴唇上有一道白胡子，双目炯炯有神，一头银发梳出一条整齐的长辫，一身藏青长袍穿在身上显得仙风道骨。

杰克在车里看着那老人说：“这老男人真是健康，可能是武术家或者是修炼的道士。”

“你说什么？”大约翰没想到杰克突然说起这些。

杰克又把车窗帘拉开一点，对大约翰说：“你看那老男人身上只穿着一件布长衫，风这么大他一点也不冷。我们身上穿的却是皮衣，你身上这么多肉都抵不过他的老骨头，咦？他还会看罗经？”

“他也是风水师？”大约翰与绿娇娇是好朋友，非常清楚风水师是什么人物，罗经是什么东西，所以也一眼看出老人在干什么。

那老人背向洋行的木板门，用罗经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收起罗经叫年轻人拍洋行的门。杰克本来想在这里等伍俊生出洋行，顺便看看四周会有什么出现，好早做准备抢生意，这时觉得事有蹊跷，马上下车走向洋行大门。年轻人一直在拍门，里面的看门人应门之后迟迟未开，杰克走到老人面前拱拱手说：“老先生有礼，我是这家洋行老板的朋友，可能老板还没有回来，请问有什么事吗？”

老人一脸严肃，飞快地上下打量一下杰克，语速很快地说：“你是老板的朋友就好了，我有重要事见他，越快越好。”

杰克被老人看了一眼，感到一股逼人的气势，这种眼神有点像安清源的沉稳，但是比安清源更给人以压力。他礼貌地说：“我们也约了老板，他很快就会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等等他……我叫杰克，请问先生怎么称呼……”杰克说完欠身向老人伸出右手，想和老人握握手交个朋友。

老人和杰克说话时双手一直背在身后，腰板笔直脸上毫无表情，这时他没有和杰克握手，而是双手抱拳一拱说道：“老夫右轩，人称右轩先生。”

杰克怔了一下，这名字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然后突然想起名字的来历，他兴奋得双手一把握住右轩先生还没有放下来的拳头，激动地说：“你就是右轩先生，我太太经常说你是风水前辈，想见你一面！”

老人身边的年轻人看到杰克的突然举动，不知道他想干什么，都作势要出手保护右轩先生。右轩先生低声喝住两个后生，同时双拳向下一沉脱出杰克的手，右手从杰克双手底下像灵蛇一般贴着衣袖向上缠，手腕一翻从上向下扣住杰克的右腕向自己腰间拖入，杰克全身的动作都被右轩先生一瞬间瓦解和控制。

右轩先生警惕地问道：“杰克先生太客气了，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杰克一点也不生气，右轩先生有这样的功夫完全在他意料之中，他对右轩先生说：“还记得清城鸡啼岭下的十面埋伏穴和温凤村吗？我是绿娇娇的丈夫！”

“哦？绿娇娇？”右轩先生松开手问道，“温凤村的人你认识吗？”

“当然认识，温家兄弟和孟师爷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现在还在广西永安州……”

右轩先生左手指放在自己嘴边嘘了一声，止住杰克的话才松开右手说：“都明白了，是自己人，别再说这件事。”

原来这位右轩先生正是洪门九龙山堂的右相，六年前清城温凤村洪门香堂被风水邪师赵建破了他布下的十面埋伏反穴，就是他为香堂重新布下雄鸡啼日战局，后来又被国师府发现这个风水战局，引出绿娇娇首次和国师府正面交锋。

洋行门前开了一个小窗口，里面的看门老掌柜看到杰克和几个中国人站在一起，连忙卸下门板打开大门，把大家迎进洋行。

右轩先生入门后并不坐下，而是四处走动看了一下洋行里的摆设，毫不客气地问老掌柜：“你家老爷什么时候出来？”

老掌柜客气地说：“快了快了，他马上就到，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他住在哪里？”

“这个……”老掌柜被右轩先生的气势吓坏了，也不知来的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敢随便说出来。倒是杰克知道右轩先生是洪门重要人物，不会随意出手做无聊的事，所以他代为回答道：“我听说伍老板住在西关附近，请问右轩先生之前来过这里吗？”

“没有，我和这家洋行并不认识。”

“那为什么要找老板呢？”杰克奇怪地问道。

右轩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我是来救他的。”

杰克的眼睛一下睁大了，这话又是那么耳熟。绿娇娇每次为人看风水要收人家大价钱的时候都是这样说，莫非右轩先生也是来劫富济贫准备敲伍俊生的竹杠？他笑着走到右轩先生身边小声问道：“先生是发现伍老板有难，想给伍老板破财挡灾吧？”

右轩先生见到杰克这个样子和他说话，一脸不悦地说：“看看吧，见到人再说。”

“可是前几天有个风水师来给伍老板看过风水，说他正在走横财运，伍老板马上就接到了大生意。”杰克试探地问话。右轩先生拂袖说道：“我就知道有人搞鬼，是哪个畜牲来说这种话？”

杰克看到右轩先生的反应，心里更有点奇怪，他回答道：“这我可不知道，

我也是昨天才到广州。”

正说话间，伍俊生提着一个小皮箱和大约翰一起走进洋行，右轩先生眼睛一扫他们两个，眼神只停在伍俊生脸上，看了一会突然发问：“有人给你看过风水说你这几天有横财？”

伍俊生拱拱手说：“是有这样的事，这位先生有何赐教呢？”

右轩先生点点头：“我看你只是运气差一些，命不该绝，算我来得及，还赶得上救你一命。”

伍俊生大为不解地问道：“此话怎讲呢？”

右轩先生说：“你姓伍是吗？”伍俊生点点头，右轩先生又问道，“你中午会在洋行睡午觉吗？”

这问题又得到一个肯定。

“你在最近几天午睡总是梦到阳光草地，地上有很长的草在乱飘？”

伍俊生惊奇地看着右轩先生说：“是啊，先生真是神人，连我梦中所见你都可猜到，先生想说什么呢？”

右轩先生还没有作答，掌柜也随即惊呼了一声说道：“对呀，我这几天也有这样的梦，因为我住在洋行里，刚才起床之前的梦也是这样。”

右轩先生说：“这就对了，掌柜，洋行里有长竹梯吗？”

掌柜摇着头说：“我们这里只是做点文书事务，接待客商，没有这种劳作工具，如果非要用的话我到邻店借一把。”

右轩先生干脆地说：“那就不用了，你们跟我到大门前，伍老板也来亲眼看着。”然后他双手背在身后，腰板挺直脚步轻快地首先走出大门。大家跟着他走到门前，站在骑楼下面面向写着“伍日发洋行”的大招牌看去，在右轩先生的提醒下，大家看到中间的黑色“发”字上有九个白点从上至下排列成一个英文字母S的形状。伍俊生奇怪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右轩先生说：“马上你就会明白，大家退开一些。”然后他转头叫两个同行的年轻人取下这块招牌。两个年轻人显然是舞南狮的好手，一个在地面拉开马步，另一个在前者身上踏膝上肩凌空跃起，双手一托就把挂在近两丈高的门楣上的大招牌轻轻取下，当他回落到地面立刻引来众人的赞叹。

招牌由两个年轻人横托在右轩先生面前，他左手背在身后，右手合掌如

刀，指尖指着那一排白点，手腕轻柔地画了一个圆圈，然后突然向招牌拍去，随着清脆的掌击声，一群白点从招牌上同时迸射出来。右轩先生的右掌借一拍之力顺势弹出，以完全超出众人眼睛的速度在空中一握，那些白点全部收到他的手掌中。

大家围到右轩先生身边，从他摊开的手掌心看到九只白森森的长牙，杰克迫不及待地问道：“这是什么牙？”

右轩先生嘴上两道白胡子提了一下说：“哼，这是五步蛇的牙，有人为了害伍老板，用这些牙布下风水邪局。”

伍俊生皱着眉头看了一会蛇牙，又看了看右轩先生和杰克，突然哈哈大笑对杰克说道：“杰克，你为了证明我被骗了，所以才找人来做这场戏吧，怎么可能有人要害我呀，我从来不会得罪人。”

杰克委屈得很，正要开口分辩，右轩先生已经厉声打断伍俊生的话：“你闭嘴，我并不认识这位先生，如果你们是朋友你也不应该这样怀疑他，我是发现有风水败类出手太毒辣坏了行规，为了清整门户顺便帮你一把，如果你嫌活得太长了，老夫马上离开，决不挡着你去送死。”说完双眼瞪着伍俊生等他表态。

伍俊生毕竟是读书人，本来并不想抢白右轩先生，只是想不通眼前的事情，被右轩先生一骂马上闭嘴。倒是杰克马上解围说：“右轩先生不要生气，伍老板和我是好朋友，经常这样开玩笑，他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你有什么快告诉伍老板吧。”伍俊生也识相地向右轩先生拱手道歉，右轩先生才接着说下去：“我今天早上本来有要事赶路，经过你洋行的门口，发现奇怪的风水布局所以停下，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这排牙，而是这个……”

随着右轩先生一指，大家抬头看去，发现分列在大门两侧的骑楼柱子上方都缠着手腕粗的大草绳，黄色的草绳在柱子上绕了五圈。伍俊生莫名其妙地问：“这些草绳就是风水局吗？”

“这些不是草绳，你去拿一条下来。”右轩先生说完，那个年轻人再次飞身上柱扯下一条粗草绳，右轩先生接到手扯开草绳表面，从里面赫然现出一条粗大丑陋的干硬毒蛇，毒蛇完整凶恶地张开大口，身上鳞片粗砾而带着可怕的黄黑斑点，大约翰和伍俊生长年在城市里生活少见毒蛇野兽，两人一

见就退后几步，其他人也都吓了一跳。

右轩先生说：“十条蛇分成两边，每条柱缠五条蛇，共有二十颗毒牙，九颗牙飞到招牌上排成蛇形，还有九颗藏到你洋行里把邪气引入屋里，最后两颗握到那个败类的手上留为毒种，可以使你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手中，这种邪局叫藏蛇飞毒，发凶事极快极猛，五日之内马上见效。如果我没有算错，五天前有人上门看风水，今天正是最后的应期。”

伍俊生这时觉得全身发冷，可是额头上的汗却不争气地不断渗出，他觉得自己突然很渴，扶着椅子坐下来，叫掌柜给大家上茶，自己首先连喝几杯。这些人里面数杰克最镇定，他在昆明时和绿娇娇经历过不少风水奇案，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比较强，他在大家喘气的时候问右轩先生：“看出这个坏风水局我可以理解，可是怎么可以看出伍老板做什么梦呢？这一点实在太神奇了。”

右轩先生早就从洪门部众中听说绿娇娇的威名，她有个从花旗国回来的丈夫也是早有所闻，杰克在这种时候能平静地提出有点水平的问题，右轩先生并不觉得奇怪。他看着好学的杰克，脸上露出一点不易察觉的笑容说道：“人在临死前都会有梦境预兆，尤其是像他这样死期未到却要用风水局硬破八字逼死的人，更是会在梦里产生强烈的恶兆引起自救。如果他在死前天天做恶梦，就会去找人解梦，然后就会从恶梦里解读出马上要发生的事情，最后就会停下一切找死的事情，甚至有可能找到贵人化解，所以这个风水败类就要先蒙蔽他的魂魄。”

杰克听得心惊肉跳，他又问道：“伍老板的梦都是那个风水师造出来的？”

“不是，我只是说那败类蒙蔽了他的梦。”右轩先生这时才拿起杯子，喝了茶后接着说，“我刚看到门前用草绳布成蕲蛇盘柱的格局，原以为是工人不小心用绳子盘成这样，可是细看招牌上的飞牙，我就知道那些不是草绳，而是用草绳包住的蕲蛇，这时我才明白了布局者的险恶。人在被人从暗处陷害的时候，就算自己不知道，可是也会做和毒蛇有关的梦。将要被小人害死的话，人就会做陷入黑暗的万蛇深坑中被咬噬的恶梦，然后从梦中惊醒。我想对方已经做下了万无一失的布局，唯一担心的就是伍老板被自己的恶梦提醒，不走入他设下的圈套，于是他在用邪局害人的时候，同时在蛇上包草，